

② 染血筹码

决战 金融街

雨狐 著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

② 染血筹码

决战

金融街

雨狐 著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

· 北 京 ·

目 录

上 流年暗换

- 第一章 楔子 子夜 / 3
- 第二章 轻霜 / 5
- 第三章 柳外啼寒山 / 10
- 第四章 雨柳光阴 / 15
- 第五章 心事知不知 / 21
- 第六章 人心我心 / 27
- 第七章 暗棋与暗香 / 31
- 第八章 馅饼与陷阱 / 36
- 第九章 黑幕 / 40
- 第十章 交锋 / 44
- 第十一章 两相知，两不知 / 49
- 第十二章 隔年妖孽 / 54

- 第十三章 逆袭 / 59
- 第十四章 渐行渐远，愈陷愈深 / 64
- 第十五章 海诺食品 / 69
- 第十六章 心障处动心机 / 73
- 第十七章 酸奶与王八 / 78
- 第十八章 宴非好宴 / 83
- 第十九章 让人不放心的奶 / 88
- 第二十章 都不怕，我有药 / 92
- 第二十一章 记吃不记打 / 97
- 第二十二章 如画逼真 / 101
- 第二十三章 卦名大有 / 106
- 第二十四章 有人舔血，有人清高 / 111
- 第二十五章 有人倾囊，有人磨刀 / 115
- 第二十六章 溃堤 / 120
- 第二十七章 背水 / 125
- 第二十八章 浴血鏖战 / 131
- 第二十九章 收割与斩首 / 135
- 第三十章 弹尽粮绝 / 140

下 晚回舟

- 第三十一章 垂危 / 149

第三十二章	火与劫	/ 154
第三十三章	柳叶如刀	/ 159
第三十四章	世事扰扰，我心悠悠	/ 164
第三十五章	问一声，留还是不留	/ 170
第三十六章	不要连我都看不起你	/ 174
第三十七章	桂冠与泳装	/ 179
第三十八章	既如此，便不留了	/ 184
第三十九章	双璧微瑕	/ 189
第四十章	拨霾而见海	/ 194
第四十一章	流失与反哺	/ 198
第四十二章	境界	/ 203
第四十三章	他在烟火中归来	/ 207
第四十四章	池鱼之殃	/ 212
第四十五章	犯秋实者必讨之	/ 217
第四十六章	酝酿总攻	/ 222
第四十七章	沆瀣	/ 226
第四十八章	溃退与面对	/ 231
第四十九章	力量与骄傲	/ 238
第五十章	虎穴	/ 242
第五十一章	谁敢乱来	/ 246
第五十二章	碧海澄清	/ 251
第五十三章	酝酿与警觉	/ 256
第五十四章	狼与狡兔	/ 260

- 第五十五章 阳谋，猝不及防 / 264
- 第五十六章 天香末路 / 269
- 第五十七章 尘埃落定 / 274
- 第五十八章 再见 / 278
- 第五十九章 独在异乡战一场 / 282
- 第六十章 尾声 嫁给我，好吗 / 289

流年暗换

上

JUEZHAN
JINRONGJIE

第一章

楔子 子夜

子夜，早秋。

早已停产整顿、人去楼空的天香集团厂区，已经沒有一盏完好的路灯，也沒有一丝活物的气息，几只野狗倒毙在道旁，嘴中带血，尸体因为腐败而膨胀。阴森幽寂的办公大院犹如冥域，与浓墨的夜色融为一体。凄厉的风声、被狂风卷集的垃圾落地声、废旧包装铁桶的翻滚磕碰声、无数落叶的相互撞击声，将伸手不见五指的厂区缭绕得愈加可怖。

哗啦啦！

毫无预兆地，一道巨大的闪电从极高处砸落，大地一阵颤抖，刹那间，白森森的光将园区照得雪亮。电光之下，办公楼的大门前赫然显出一个黑色的身影！

雷声越来越急促，自极杳远的天际滚滚而来，豆大的雨点开始倾泻而下，狠狠抽打在地面上、树叶上、玻璃窗上和那张毫无表情、也毫无血色的脸上，噼啪作响。黑影却似乎没有一点知觉，脸上露出凄惨变形的笑容，空洞的眼神在办公楼大门上张贴着的“阳聊县人民政府封”的封条上犹疑逡巡了片刻，最终死死盯着那枚血红的大印，目光畏惧而怨毒。

蓦地，伴着一声惊雷，黑影伸出手去，一把将封条扯了下来！

片刻之后，黑影出现在办公楼最高层的露台之上。

闪电在云层和地面间流泻，暴雨反射着电光，将厂区勾勒出一道惨白中微带幽蓝的轮廓。黑影在高楼的最高处，遥望着巨大的精馏塔、储罐和反应器，遥望着蛛网密布的管道，如同长枪利剑，直戳天空、大地和彼此。

枯槁的双瞳终于生出一丝属于人类的感情——贪婪和留恋。

幼年的艰难与困顿、少年的磨炼与拼搏、中年的起飞与得志、临老的危机与挣扎……无数的声音和画面飞一般在脑海里掠过，最终，死死定格在眼前风雨破败的画面上。

一股疯狂之意涌上了黑影心头，嗬嗬的声音从他咽喉深处涌来，从低沉暗哑到雄浑高亢又到惨烈凄厉，如鬼泣，如狼嚎，像在发泄着什么，又像是在悼念着什么，像哭，又像笑。

他知道，雷光里，冷雨中，过去这么多年无数次踌躇满志、登高望远所见的这一切，将是他人生中看到的最后一幅景象了。

深夜的大雨中，歇斯底里的人声并没有传得很远，便被黏稠到几乎凝结成实物的黑暗彻底吞没。

第二天，地处某东部沿海化工大省荒僻地区的阳聊县，所有的人都在流传议论着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听说了吗，天香集团董事长贺玉昌，昨天晚上跳楼自杀了！”

“怎么没听说，我还专门去看了，从办公楼 10 层直接跳下去的，整个尸体都变形了……五官错位，眼珠子还死死瞪着！”

“是因为上个月的厂区爆炸、污染物泄漏畏罪自杀的吧？”

“爆炸的事情不是早就处理完了吗？”

“听说贺老板是得了抑郁症。”

“什么抑郁症，是他贺玉昌在厂区爆炸之后，又勾结私募和当地不知道哪路政府干部，好像又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最后事情败露，被黑道上的人给逼死的！”

“据说只有他死了，他的妻女才能保住平安。”

“不要吧，这么吓人！”

“你小子懂个屁！企业、私募、贪官、黑道，这些人搅和到一起，这水啊，深着呢！”

第二章

轻霜



“我叫，沈轻霜！”

“我热爱投资事业，渴望有朝一日能在这个光彩夺目的行业里崭露头角，虽然我并非经管专业出身，只有实习经验，但我年轻！我愿意学习，愿意牺牲，愿意拼！我相信，全国第一的公募基金秋实，不会像其他公司那样，仅仅因为我是女生就不愿意给我机会，谢谢！”

声音有些急切，但依旧坚定流畅，一气呵成。

姑娘稚气未脱，清纯白皙的脸希冀满满，眼神澄澈坚定，声调清若雏凤，腰肢也努力挺得很直。只是在座的面试官无一不是在市场的尔虞我诈里摔打多年，已近乎油盐不进的人精，轻易便从故作的坚定和坚强背后，听出一丝丝忐忑来。

“毕竟是个没什么经验的雏儿，啧啧。”身高一米七，体重逾0.1吨的新晋经理助理李鲲鹏垂涎不已地盯着姑娘新鲜而清丽的脸，曲线婉转的腰肢，心里不可遏止地有些酥麻，“本科和研究生都没有经管经历，怕是留不下来——夭寿咧，这么好的妹子学什么机械……不去拍小电影太浪费了！这年头，这么作践资源没人心疼的吗？要不学机械，要不做投资，就好像……”

不知想起了谁或者什么，内心沸反盈天煮着一锅荤油的李鲲鹏没由来吓得一哆嗦。

透过落地大飘窗，西二环内外的车流滚滚在望。天气甚好，极目远眺，后海和玉渊潭水面上粼粼的金光都隐隐可见。站在金融街风水绝佳的盈岳大厦顶层会议室俯瞰整个西城，万里无云，极是开阔，没有办法不让人不生出万事在握的豪情。

这里是金融街海拔的最高点。

这里也是公募基金行业的制高点。

这里是中国规模最大、投研实力最强的秋实基金。运转万亿资金，每年

为基民创造千亿财富，常年霸占着公募行业规模与业绩榜首的秋实基金。

“秋实选人，不拘一格。”灰白头发的面试官微微一笑，和蔼的声音背后是不怒自威的强大气场，“确实，对于一般女性而言，研究投资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压力，说实话，都太大了些。结婚、生子、事业和人生的再平衡，这其实都还是小事，在激烈复杂的投资博弈中，有时候既要执着，又要无情，既要能够精密计算，又要敢于放手一搏……虽然从大道理上讲，男女无别，但这个行当自然选择的结果，就是阳盛阴衰，可我们秋实想要的，本来就是卓尔不群的人才，我们不在乎性别，只在乎你是不是足够勤奋与优秀。”

“恰巧，我们秋实之前的机械研究员——如果你能够入选的话——就是你的前任，也是一名女性，她用事实证明了，在这样一个从统计规律上看绝对一边倒的领域，甚至机械这样一个充满男性特征的子行业，女性，同样可以出类拔萃，赢得一个又一个的成功和所有人的尊重。不久前，她刚刚晋升为秋实历史上最年轻的基金经理助理，从研究踏入投资，即将走上在市场和对手厮杀、博弈的道路。如果你觉得自己同样优秀，那就应该更有自信。”

口气虽然和蔼，但面试官大吕黄钟般的气场却明明白白笼罩着会议室。望着对方说不清楚是勉励还是严苛的眼神，沈轻霜仿佛置身于深海之底极高的压力之下，内心处最细微的一缕忐忑和畏惧都被挤压了出来，额上已经微微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两只手开始无意识地在桌底捻动着裙边。

姑娘咬紧了牙关，屏住了呼吸，依旧竭尽全力拿出自己最大的勇敢，迎接着来自对方的威压。

此时会议室一片安静，落地大座钟滴答作响。

“言归正传，姑娘，有自信蛮好，能力和经验也重要哦！你在鸿信证券实习过？”李鲲鹏咳嗽一声，有意无意打破了这太过沉重的气氛，翻动起沈轻霜的简历，又和颜悦色地向姑娘挤了挤眼睛，“把这段经历说说呗。”

“那是两年前，大四暑假的暑期实习……在机械行业组。”沈轻霜的眼神陷入回忆，没有注意到在场某个人的表情微变。

“给你分了什么活儿？”

沈轻霜微一犹疑，咬了咬牙：“当时没有太多金融证券的基础知识，全凭兴趣，主要是帮着查一些行业数据文献、画图、做周报，另外参加公司调研时帮着做做速记……”

“谁带的你？”

“机械行业的首席，罗啸老师。”

“券商研究所的核心工作是什么？”

“调研公司，跟踪行业，发掘机会，推荐股票。”

“这些业务你参与了多少？”

“主要是帮首席做好基础工作，查找和整理信息，做好案头，整理数据库，参与了一些重点深度报告行业基本面部分的撰写。”

“券商研究所是最大的牛股发源地之一，怎么样，当时你有没有独立发掘出什么大牛股？”

“没有——券商研究最重视的是严谨，不可能让一个没有太多基础的实习生做最核心的事情。”

“不少面试者实习阶段都能给基金经理推票了……你就在单纯埋头苦干？”

“说实话，两年之前，两个月的实习，如果真有什么能力提升，到现在，除了办公和信息软件的一些用法，以及行业研究的基本思路之外，也早落下了，”一连串暴风骤雨似的问题并没有将姑娘思路打乱，相反，她的眼神越来越清亮，声音也愈发清朗，“真正烙在内心的，是勤奋和不苟的精神！”

“指导我的罗啸老师，已经是业内知名分析师，但每个晚上，他都几乎是全研究所最晚离开的，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在中报密集期每天接打电话到十一二点之后，离开公司时疲惫却没有一丝松懈的神情。

“我也记得他告诉我，研究的英文是 research，直观地说，就是反复寻找，哪怕只有一丝半缕的线索，也愿意为之不惜心血、为之穷尽所有可能，就是要有搜遍 google 关键词组合，并且一直翻到最后一页的精神。

“我甚至记得他要求，报告插入的图片尺寸要精确到 0.01 厘米，因为严苛到变态的格式要求，是令客户信任报告专业性的有力武器，更是让我们内心相信研究工作之重要和崇高的一种仪式。

“如果一定要问接触了多少核心的研究工作，做了多少显著的贡献……这些，只能遗憾地说，没有。”长吸了一口气，姑娘的眼神里多了一分坦然，“但这种勤奋、严谨，确实深深刻进了我的心中，也使我对研究和投资行业，怀有了最初的敬意和憧憬。”

一丝淡淡的赞赏在灰白头发的面试官眼中闪过，风雨将至般的压迫感也不觉减轻了许多。

“不错，姑娘，很不错，你很诚实。投资研究，最重视信任，一旦诚信

遭到质疑，再优秀的研究实力，在机构投资者心目中也是零。”面试官微微点头，脸上浮起微笑，“不少应届生谈到实习经历，总是喜欢吹嘘自己做了多么重要的工作，甚至把一些涨幅可观的股票归功于自己的推荐……不要说投资圈子就这么大，他们的情况我们一个电话就能了解得清清楚楚，就从行业最基本的常识来看，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能成功推荐出牛股……开玩笑。”

李鲲鹏偷偷呼出了一口气，心里默默为妹子点了个赞，心思不觉又热乎起来：Good job，小妹妹！不管你这是卖萌呢还是真萌，这招拆得漂亮！算是挠到了大 Boss 的痒处，不枉前辈我救你一把，来吧，来吧，只要能被招进来，我这个成熟稳重高水平的前辈，就有足够的机会和理由，给予你手把手的、春风化雨、严丝合缝儿的贴身指导……

“诚实固然重要，热情的恒久我们也看重，”灰白头发面试官的下一句话差点击碎了李鲲鹏好不容易热乎起来的小心思，“实习结束到现在两年了，这两年来，你是否对行业保持了密切的跟踪研究？如果有，不论是行业趋势还是上市公司动态，至少重大事件，你应该有所了解……”

“有的！一直有的！”沈轻霜对这个问题似乎早有准备，有些迫不及待地接了口，“就说个上市公司的吧！我记得 2010 年，证券行业爆发过一起当时轰动市场的欺诈大案——南工事件，虽然鸿信的老师们对这个都讳莫如深，但我……”

我去，要糟！

李鲲鹏暗暗掐了一把自己的大腿，内心叫苦不迭。

丫头，说点什么不好，哪壶不开提哪壶！

“这个就不用展开了！”灰白头发的男子面色一变，打断了沈轻霜的发言，“聊点别的吧，你对现在的机械行业整体怎么看？”

沈轻霜愕然抬起头，这才发现，在场的几位面试官，表情一瞬间都变了。

“林总，谢谢您，我没关系的。”一个清朗的女声在耳边响起。

面试官里还有女性？自己刚才是有多紧张，竟然没有发现。沈轻霜有些惊讶地循声望去。

一眼望去，便是同为女子，沈轻霜也不禁微微一震，一时竟挪不开

眼睛。

那是一张英气逼人的、绝美的脸。肌肤如雪，眉黛如墨，简练的短发下，一双明眸之中仿佛温养着两柄利剑，未出鞘，已经令人清晰地感受到引而不发的锋锐。淡然的神色背后，是孤峰白雪，是鹤影寒潭，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清冷。

虽然并没有拒人千里的孤高冷傲之意，却令任何人都不敢轻生唐突之念。

这面容如果配上披肩长发与盈盈笑靥，一定会让人觉得满室春光。

明明似在江南仲春的水墨里渐长渐成，却似乎又经历了一万年的冰霜。

总觉得有些可惜，却不知哪儿可惜。

美人如玉剑如虹——沈轻霜蓦地想起这一句，一瞬间她不禁有些迷醉地凝视着这张英武不让须眉的脸，心中没由来浮起一阵淡淡的嫉妒与倾慕。

被花白头发的林总唤作小雨的女子右手按在心脏的位置，脸色微微苍白了一下，向林总点头致谢之后，旋即投给沈轻霜一个鼓励的眼神。

“开始吧，告诉我你所知道的南工事件，告诉我你所理解的南工。”

第三章

柳外啸寒山

“罗老弟，恭喜！江汉史上最年轻的基金经理助理，整个基金界，那也是凤毛麟角！”依旧是熟悉的酒吧，依旧是熟悉的靡靡之音和扭动的曼妙身体，南工精机销售副总兼董事会秘书宋寒山的脸，在疯狂闪动的灯下忽隐忽现，看不清楚表情，但应当是在笑。

“余飞余老板也托我向你祝贺！他说最近俗务缠身，就待在上海不过来了，你现在的身份，想必也不那么方便接他电话……来，这杯酒，算我代余老板敬你的！”

“恭敬不如从命。”宋寒山对面的，正是刚刚升任江汉基金经理助理的投资圈年轻俊彦——罗啸，他轻轻晃了晃手中的高脚杯，向着杯中深红色的酒液微微凝视了一眼，一饮而尽。

“宋兄和余老板的好意，罗啸感激不尽，”把空杯放回桌面，罗啸淡淡地摇了摇头，声音里有不尽的自嘲，“只是凤毛麟角什么的，万万不要再提了——东方雨两周之前，刚刚擢升秋实的基金经理助理，有她珠玉在前，我罗啸，恐怕就是个笑话了。”

“话不能这么说，老弟，”宋寒山一摆手，“她东方雨到秋实快两年了，罗贤弟你还守着鸿信证券多干了快一年，到江汉刚满一年就提了基助，这已经是顶格，哦不，破格了！而且都在说，老弟你长袖善舞，连着撸下去了好几个排队在你前面的老人插上了队，不但业务能力没说的，办公室政治这一套，在老弟你手里如今也是玩得如鱼得水，佩服！”

“哼，都是些不值一提的小人物，以为证券行业只要凭能力，不用讲职场那一套，呵呵，”罗啸有些讥讽地看着空空如也的酒杯，“仗着年头长，推过几支牛股，察言观色利益交换的本事连二两没有……这江湖，说穿了不还是人和人在玩，幼稚。”

“所以说，老弟绝对是奇人，要么不玩，要玩，就玩成绝活！”殷勤地为罗啸又斟上了一杯，宋寒山有些诧异地问出了心里的疑惑，“不过罗老弟，

当年你为了鸿信机械首席的位置可着实下了不少功夫，上位才半年多，怎得就毅然决然弃了卖方威风八面的位子不要，结果又从买方研究员做起，费这么多周折？事先声明啊，愚兄倒真没觉得卖方、买方要分什么高下，只是替老弟你之前那一番苦心有些不值啊。”

“我想要的，从来就不是那个位置本身，只是‘坐过那个位置’这件事情罢了。”罗啸端起酒杯，眼神突然有了几分与这个年纪不甚相称的沧桑。“我想要的既然到手了，鸿信那群土鸡瓦狗，何必再与之伍。”

“怕是还有当年鸿信三杰另外两位的原因在内吧？”宋寒山察言观色地补上一句，“愚兄就当我们是兄弟无所不谈，随口说到哪算哪，老弟要是没心思聊这些旧事，也就算了……”

“无妨，何必见外，”罗啸与宋寒山又一碰杯，“也不必瞒你，的确有东方雨和谢在渊的缘故在内——谢在渊换到宏达证券去做机械首席了，和鸿信算是竞争对手，这个人……我暂时不想和他分什么高下。”

忽然沉默了片刻，罗啸一仰脖，把杯中的殷红尽数倒进嘴里，神色突然变得极为复杂：“而东方雨……我不愿意以一个卖方的身份去给她做服务……不光如此，我还偏要和她争！”

“至情至性，来来来，再来一个！”宋寒山举起酒瓶，又要往罗啸的杯中倒酒。

“宋兄，饮酒如处事，点到为止，下午还要盯盘。”罗啸伸手一拦，“我这里多多承蒙关心，你那边最近怎么样？”

“唉，没法提，惨淡！”宋寒山脸色顿时便萎靡了下来，唉声叹气地把酒瓶放回桌面，“南工事件之后，老家伙为了把我们留在公司，倒是实打实出了点血，可结果呢，经济一天不如一天，生意不好做！”

“靠大水漫灌刺激经济，有时候只是一剂没有治疗效果的强心剂，把属于未来的生命力提前透支而已，再加上分配执行层面的低效错配，大把的钱流入了不该流入的行业，该淘汰的没有淘汰，反而苟延残喘。”罗啸淡淡地道，“现在药效过了，经济结构没转过来，倒更加尾大不掉，寒冬就要来临了，苦日子还得有一阵呢！”

“寒冬？寒冬怕什么，不过是多死点人罢了！只要你不死，下个年头就是你说了算！”宋寒山一声冷笑，但旋即又恨恨地道，“只是谁也没想到，南工事件后遗症有这么大！”

趁着南风骤不告而辞，少壮派精英负气出走，宋寒山不但甩掉了南远安